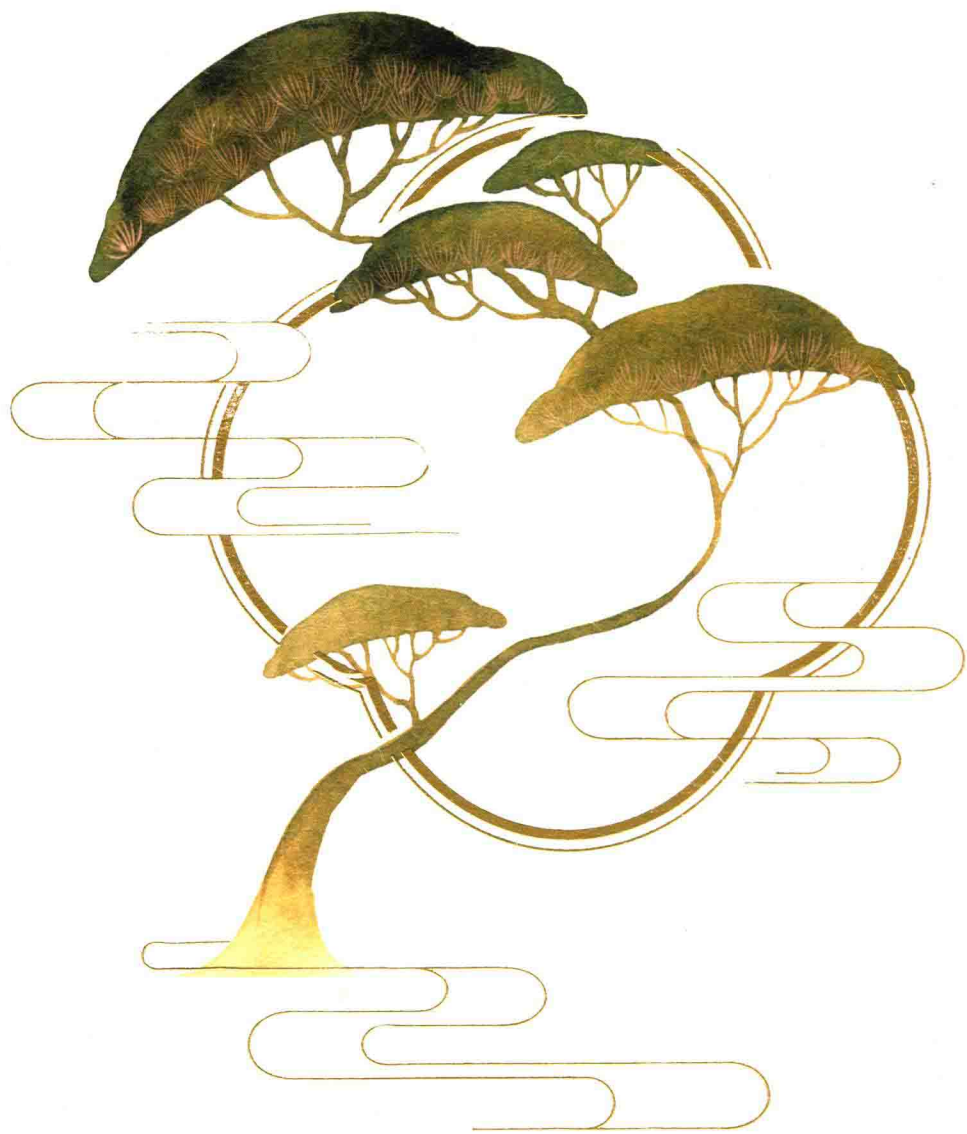


山 ◆ 十二记

裘櫟双树
鹿河 绘 著



山
·
十二
记

裘櫟双树

著

鹿荷

绘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山·十二记 / 裘櫟双树著.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356-7609-2

I. ①山 ... II. ①裘 ...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8086 号

山·十二记

SHAN · SHIER JI

裘櫟双树 著 鹿荷 绘

出 版 人 李小山
出 品 人 陈 昱
出 品 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 417 号 705 室 (200020)
责任编辑 任 苗
装帧设计 王瞻远
封面插画 鹿 荷
责任印制 王 磊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622 号 (410016)
网 址 www.arts-press.com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16 印张: 13.25 字数: 3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56-7609-2 定价: 68.00 元

版权专有, 未经本社许可, 不得翻印。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539-2925636

目录

【一】	移木	〇〇一
【二】	丑莲	〇一七
【三】	点金	〇三五
【四】	石瓣	〇五一
【五】	忘藤	〇六五
【六】	思旧	〇八一

〔七〕	易枝	〇九七
〔八〕	鷹羽	一一三
〔九〕	耳草	一三一
〔十〕	非魚	一四九
〔十一〕	雪蒲	一六五
〔十二〕	化人	一八三

二 移木



但见翠影笑
不知身何处

谢生

我姓谢，年十七，男，肤白，秀气瘦弱，肩不能扛手不能提，连杀鸡都不敢，江南芜城人氏。

我的理想是，当状元。

但，大约是老家名字不够好，芜城芜城，一事无成，我连考三年都名落孙山，老谢家门楣无光。我那卖烧饼的爹娘悲伤又无奈地跟我讲：“儿啊，明年要是再考不中，就回来卖饼吧。我们知你努力，头悬梁锥刺股，起五更睡半夜，可状元及第的梦，太多人做，你力气又小，心眼儿又实，挤不过的。”

我知道我最擅长的不是考状元，是做烧饼。我读书读烦的时候，就去厨房做各种味道的烧饼，别人家的饼总是圆的，我不止

做圆的，还有方的，三角的，像猫的，像花的，像一切好玩儿的，以此为乐。可恨的是，它们不止模样稀奇，味道还很好吃！那些卖饼子的，除了糖盐芝麻，从来没想到过，夏天的桂花，春天的玫瑰，爽口的辣椒，鲜嫩的肉末，都能放到饼子里。

爹娘起初还责怪我乱来，但当他们发现，我做的饼子永远比他们做的饼子卖得快之后，他们从深深的失落里捡回了一点闪烁的希望。

可他们的希望，成全不了我的理想。

所以，我现在背着行李，独自行于午后的深山，冒着凉凉的微雨，奔赴远方的考场。

我的同乡宁采臣给了我一张地图，说，这座山的真名已经被遗忘，现在它叫五蕴，如果从它这里过去，能少走很多路，节约许多盘缠，最要紧的是，这座山里风景好，纵然是个苦哈哈的考生，也能感受一番闲庭信步的境界。他还神秘地说，也许还能在这里偶遇山精小兽幻化成的女子，个个姿容若仙，讲得就像他真遇到过似的。切，谁不知他这人最爱编故事，哪次不是被他的夫人小倩揪着耳朵拎回家去？

不过，既然能节约盘缠，我也不介意爬一爬山，不管它像不像怪兽。



宁采臣给我的地图很潦草，我赶了七天路才找到这座山。真高！我的脖子都望疼了。幸好山路不难走，蜿蜒但平坦，沿途风光旖旎，空气清新，连鸟鸣都比别处动听。

宁采臣说：“不用翻过山，只需到半山腰，看到一棵高不足三尺，连树干都是翠绿的矮树时，从它面前的石子路上走过去，便能到山的另一边，届时有惊喜哟！”

所以我才坚信，宁采臣是个大骗子！

我见到了那棵通身全绿的矮树没错，可我在石子路上走了三天三夜，见到的景色，还是那棵矮绿树！

我遭遇了人生第一次神秘事件。这棵树，就像会走路一样，不论我怎样一直往前，它永远出现在我的前方，让我到不得目的地。

我很累，坐在路旁休息，指着那棵树骂：“你不就是想作弄我吗？把我累死在这里，你就有伴了！你个坏东西！”





一退天地宽
沉心思过往

移木

我不是坏东西，我的学名叫移木。

这样破口大骂的小书生我一年总会遇到好几个，不幸的是，也曾有一小部分人，真的就累死在这条无法破解的小路上了。这不关我的事，是他们没有找到出去的方法，而我又不会说话，无法告知。只能眼巴巴看着他们倒在无尽的路上，然后陪上几滴同情的眼泪。

有幸的是，走出去的人占了多数。

出去之前，他们在我的面前或站或坐，身体疲惫，头脑清醒，回想过往，诸多感慨。

然后，他们起身，退了一步。



对了，这就是出去的法子，退一步。

小书生，虽然我没有什朋友，可我也并不想拿你的白骨当伙伴。

他大概是骂得累了，睡了一觉。

醒来后，越发虚弱的他，又往前走了小半天，突然停住，抬头望天，跺脚吼道：“难道连你也不要我去考状元吗？”

接着，他蹲下来，从行囊里摸出最后一个烧饼，一边嚼着，一边哭了。

哭完，他转身，后退一步。

我知道，他眼前的世界瞬间不一样了，不再是绿洼洼的讨厌的我，也没有走不完的石子路，我看守的这条路，会直接通往他起初的目的地，京城。

我最后看到的，是他惊诧的神情，与消失的背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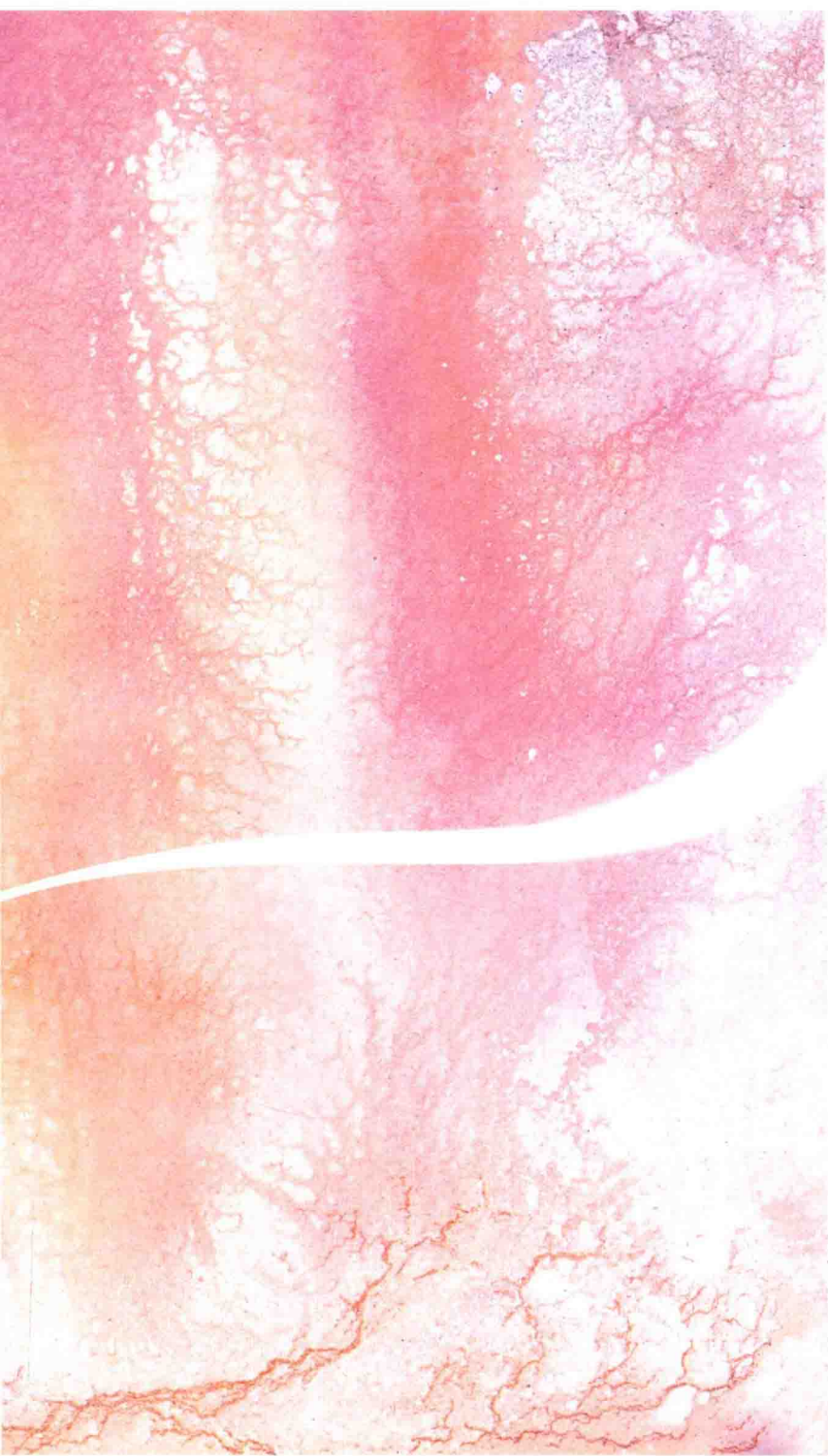
至于他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我就不知了，毕竟，我只是一棵守护着一条小路的树。

不过，也曾有出去过的人又回来找我，带着用来祭祀神佛的东西，鸡鸭鱼肉瓜果蔬菜都有。可惜，我又不用吃饭。所以，我不见他们。

世上，没有人能第二次见到我。









三十年后，皇帝御笔亲题匾额“烧饼状元”，赐给芜城谢家。

据说，皇帝微服出巡时，吃了一口谢家的特色烧饼，便再难忘怀。每天不吃一个心里就不舒坦。他说：“吃得满意，才能更好地治理国家。”

中年人谢生终于实现了当状元的理想。

不过，他现在的理想却不是当状元了，而是如何做出更多的、让人一吃就喜欢的烧饼。

有一年，他背着家人又去了五蕴山，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当年那棵浑身翠绿的矮树了。

他只是想去道个谢而已。

有时候，退也是进。



